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學翼真卷五 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蕭椅年

大學翼眞卷五

德清胡渭撰

康誥曰克明德

東陽許氏謙曰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

我而我之所以為德

雙峯饒氏魯曰靜存動察皆是顧

明命即明德上明字却在顧諟二字中

帝典曰克明峻德

虛齋蔡氏曰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非

也盖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故下文方說親睦九

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

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

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峻德是極言明德之量峻如峻極於天之峻
彦昇按朱子以堯典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真西山以堯典為大學之宗祖而首揭之以冠衍義一書是堯典首節與大學首章實相為表裏也盖大學孔氏之遺書祖述堯舜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皆自明也

虛齋蔡氏曰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已

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

謂按自明對明明德於天下而言明明德於天下

即新民也上三引證明明德下三引證新民中間

不得不著此句以清其界限或以此句與是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對非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定邵氏甲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

渭按此義雖小然必如此說方與日日又日之意相協當從之

彥昇按大戴踐阼篇武王有盥盤之銘而無浴杅之銘可見湯盤必是盥盤

欲新民未有不先自新者湯銘或重在自新然亦未始不可兼新民而傳者斷章取義以證經之新

民則以三新字屬民如放勲命契之意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也自新即自明上文已有似不必再加提醒

以新民為明明德於天下經之所有也以明明德為自新經之所無也經之所無愚未敢信

唐誥曰作新民

孔氏曰作新民者周公使康叔作新殷民也周公當作武王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

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或問

某氏曰解作字為振起義固不差解新民為自新之民理却未是觀康誥之文首言文王克明德至此乃以新民為結語正當與大學之明德新民同説新乃已與新之非民自新也蔡氏書傳解作新民為作新斯民又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

以終之又陳大猷亦解為作新天下之民二家書傳俱成於註文之後蔡沈又文公之門人皆不以自新之民為是蓋公論也學者宜從之

四書辨疑　元人撰今逸其姓名

渭按康誥作新民下繼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其後又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又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音的至也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由是觀之殷民之惡内則不孝不慈不恭不友民彛大泯亂外則殺越人于貨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武王方使康叔刑兹無赦而猶謂之曰自新之民無是理也然雖如此武王又恐康叔之專任刑罰以治亂民也故首以文王之明德慎罰為訓而告之以作新民蓋欲康叔先盡教

化之道以去其舊染之汙必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也故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孔傳曰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然則武王命康叔時殷紂之遺風未變義刑義殺終不可廢自新之機安在哉新字屬工夫正是經文之新民當從孔疏或問解作新民者言當鼓舞振作以新其舊染汙俗之民也洛誥曰明作有功益卦初九爻辭曰利用為大作與此作字意正同

經之明德新民字皆出於康誥憲章文武於此驗其一端矣親民之親當作新更無可疑

傳引五新字專為經之新民而設而章句所解無一與經合者故陽明遂謂親不當作新今熟玩康誥全篇知殷民實未嘗有自新之機或問說較長朱子先成章句後著或問章句說偶不及更定亦容有之此等非大節目少為變通似不妨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語類

謂按先儒以虞芮質成之歲為文王受命之年此說最有理傳曰虞芮之君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觀此則其時文王之民可謂新之極矣天命安得不隨之以新也哉

彥昇按詩葛言大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葛不遠稱后稷而近述大王者據詩本言周邦故以大王之遷岐而國始號周者言之也周

本紀述虞芮質成之事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故云詩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言稱王非也言受命是也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國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而有聲之詩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則謂受命在質成之歲者信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或問

渭按傳六引詩書各有一極字在内蓋聖人之所以明德新民者無非至善不必專指克明峻德為

明明德之極其命維新爲新民之極也所引雖有淺深始終之次第然亦不可太泥極在古聖人用之者責成在君子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經首節章句云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此節章句云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自新即明明德則此節爲總結上七節不與皆自明也對無疑矣

朱子以皆自明也結上三引書爲一章釋明明德

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上三引詩書為一章釋新民然無所不用其極即止於至善斷無偏指新民之理故不得不以盤銘為自新以通其義傳者之本意恐未必如此今按此八節通是釋經第一節故合為一章而以無所不用其極句總結上七節則盤銘之三新字亦不必專屬自新矣

右八節當為一章釋經第一節康誥曰至皆自明也釋在明明德湯之盤銘至其命維新釋在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釋在止於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或問

雨蒼曰舊謂第一節單説止字者非也若論詩中

止字只作居字解與至善何涉若論傳者引詩之

意則以民各有所當止之地比物各有所當止之

處所謂當止之處指至善言也朱子釋知止止字

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與此正同

引詩不重在民能止邦畿重在邦畿為民所當止

之地此處未説到人去止至善只説物各有至善
物猶事也若在人去止上説便礙下兩節
彦昇按詩傳云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王畿千
里之内其民居安曽南豐云人於其所歸赴則
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許東陽
云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内向皆欲
歸止於其地惟民之所止也箋但言畿内之民
而曽許兼言四方之民者按殷武篇云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傳云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以是言之王畿首善之地四方取則有至善之象故引此詩以見人皆有當止之所止居也所當止之地乃指至善

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能得皆釋

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

渭按雲峰雖未知大學無闕文而其言已闇合格致并釋在此章之意矣讀之快絶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謂知本本當作止此謂知之至也

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

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葢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

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或問下同

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

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

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擎跽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語類

亭林顧氏炎武曰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日知錄

雨蒼曰嘗疑聖經所言止至善兼明明德新民言也今所言仁敬孝慈信似專指明明德未及新民豈不遺却一邊及看傳之後二章見孝弟慈三者以之修身即以此齊家治國平天下乃始恍然知仁敬孝慈信五者非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實兼

言新民之止至善也吾又以知格物莫切於人倫而意誠以下舉不外乎此也嗚呼學道者可以悟矣

謂按此節承上兩節落脈當云觀詩及夫子之言可見每一物必有至善之所在而人不可不知其所止矣然人必如何而為知所止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云云此仁敬孝慈信五者皆至善之所在而文王連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此謂

知止此謂知之至也知止以理言知至以心言學者當法文王之意在言外亭林云知止然後謂之知至何其與鄙見不謀而合也彥昇按文王生知其知止知至在緝熙二字內詩三百篇凡句末用語助者其韻必在語助之上即以止字言之采薇云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連用二止字則柔與憂為韻杕杜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連用三止字則陽與傷遑為韻今文王之詩云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惟用一止字與子為韻則止非語助可知詩集傳以此止字為語辭誤也敬止之止正與止至善之止同故傳者引以為證若止字果為語助豈可借用古人無此斷章之法也

知本知止二句或是謪字在先時師據經修身為本而移其第以附之或是錯簡在先傳寫者因後有此謂知本而誤以止為本此皆不可知而本當

作止則無可疑者以知本知至絕無干涉故耳詳見第三卷章句說完此節正意復補出知其所止此本當作止之一證也或問論此二句之所繫曰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是朱子之意亦以知本知至不相干涉故補傳改知本為物格此又本當作止之一證也

問傳既并釋格物何不言此謂物格渭曰格物致知雖二目而通為一事言物格則知止在其中言知止則物格亦在其中但此三節釋經知止節故言知止而不言物格且言知止則與前知其所止相應而本節數止字亦相聯絡尤為深切而著明也然則淇澳二節釋經物格節何以亦不言物格曰此二節并釋八條目不可單舉物格故亦不言也

此章前三節釋經知止節後兩節釋經物格知至節而錯簡二句更定在此結上起下妙合自然

從来說此節者皆重敬字此亦是講學門面通套話其實傳者之意尤重緝熙二字緝熙即上蔡所謂常惺惺者惟其緝熙是以無不敬也重緝熙方與前一知字後二知字緊相關會

問朱子云聖人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則知止不當屬文王渭曰此意休錯會了朱子謂聖人生

知不待用格致之功而自然得止耳非謂聖人不知止也敬止是得止五者是歷陳所止之實而其源則在緝熙故以二知字結之

君臣父子國人是物字大注脚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二字大注脚格物者格此而已知止者知此而已一切泛濫瑣碎之説皆可以掃却

格物莫先於人倫子既已知之矣雨蒼云意誠以下舉不外乎此更見得透徹大學之教致知知此

力行即行此故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明明德之事也小民親於下新民之效也淺說云仁敬孝慈信皆至善之所在體之於已則為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於至善數言盡之矣

彥昇按日知錄以止於仁五者為知止之實下云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雖未嘗明言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下而其意則已為此二句作安頓之所并本當作止亦不啻為之改正矣翼真蓋與之闇合云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

而已矣或問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来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語類

答江德功書曰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詠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文集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

後者亦只一理而已

雲峰胡氏曰此章釋知止能得又兼八條目於其中學是格物致知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賢親樂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渭按此節與下節釋經第五節之義其承上落下語脉當云文王無不敬而安所止聖人之事也若君子則知止豈無其由而得止豈無其序哉於是引詩而釋之學謂格物致知此知止之由也自修

謂誠意正心修身恂慄則心正而物格知至意誠不待言矣威儀則身修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明明德之事全而新民之事起矣故下節又以賢親樂利證盛德至善之餘澤被諸家國天下者為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此皆得止之序也由是觀之此章不但釋止至善并釋格物致知亦不但釋格物致知并意誠以下撮括於其中大學無闕文信矣緝熙敬止是堯舜性之之事盛德至善是湯武身

之之事初須著切直略學修工夫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故朱子亦以聖人言之

問君子以何者為學曰大學之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講習討論亦在此四術而已然則所學者維何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即上文仁敬孝慈信之類是也鄭康成注學記曰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夫方策所載不外乎詩書禮樂如必以文字言語為陳迹而靜坐觀心以為學此

便是西来不二法門而子路何必讀書之對當奉爲萬世之格言矣

講習討論謂先講後習又從而討論之也大約講習是求其當然而不容已者討論是究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講習在學問一邊與人共之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也討論在思辨一邊其功由已論語世叔討論之註云討尋究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論世知人便是討論之事其於禮樂

既講習亦須加討論

講習是隨文了義討論則參驗彼此融貫古今直

窮到萬理一原處便是物格知至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所謂講也學必講而後明不

講則誦其文而不知其義雖孔子亦以為憂習是

身親其事如小樂正教干籥師教戈大師詔弦誦

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皆習也下至射御書數

亦須習此乃切實體驗與空言不同或曰此學字屬知一邊子以習為身親其事得無涉於行乎渭曰習與行相似而實不同效之於平日為習施之於臨事為行如今贊禮者先期演禮只可謂之習及供朝會祭祀擯相禮乃謂之行漢叔孫通起朝儀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野外習之月餘此習也非行也及諸侯羣臣朝十月以此禮施之長樂宮乃謂之行習仍在知一邊與篤行無涉也

古人所謂讀書者兼講習討論而言之故朱子解此學字不復言誦讀非謂初不事誦讀而遂可講習討論也或曰讀書不足以為學今按子路對夫子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是夫子之教固以讀書為學也但不可徒事記誦耳朱子論讀書之要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

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見文集）分別衆說先去其尤無義理者次去其似是而非者正與切磋之義

相發明可見古人之讀書元非徒呻其佔（讀曰覘）畢之謂（呻吟諷之聲也佔視也畢簡也言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縕奧也佔畢俗作呫嗶大謬）然不記得文字何由施講習討論之功故誦讀亦不可廢也（彥昇按朱子或問又云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此論固精然必知之至然後行之盡必知止乃能得止則功之易者視功之難者尤為喫緊語類說切磋琢磨云恰似剥了一重又有一重其工夫之精容總是一般）

論語樊遲問修慝註曰慝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

而去之即此自修之修字夫子之言修慝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如攻玉之攻尤與琢磨之義合章句云誠其意者自修之首可見自修兼正心修身不止誠意自欺及四有五辟皆惡之匿於心者不可不治而去之也

克治是修字正義然不先之以省察則何由知其為惡而克治之故章句多言省察誠意章云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正修章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

欲動情勝又曰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修齊章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可見省察是緊要關頭此心不容有頃刻昏昧也

瑟嚴密貌僴武毅貌嚴是敬敬而無失則嚴且密矣武是强强而不息則武且毅矣存疑云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這私欲洗刮得十分盡下此等工夫把自已身分上許多私意妄念都打疊潔潔淨淨了此心惺惺終日欽欽畫在天

理上譬如馭六轡於康莊矜持把握更無走逸此即所謂恂慄愚竊謂小宛之卒章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此數句以狀恂慄頗當

宣著盛大是總釋赫喧不可分貼威儀即文言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充實光輝表裏洞徹便是盛德至善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也

吳氏季子云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且敕其臣以箴儆已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没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可諼也顧麟士深取此説以為仁敬孝慈信既以文王言賢親樂利既以文武言則

此同一釋詩何不可以武公言所見亦是武公之為聖人與否吾不敢知但傳者前後所引詩書無非聖人之事蓋欲學者以聖人為法必不落第二義故朱子於此節亦以聖人言之且詩人之頌其君容有溢美之詞武公雖未必為聖人而詩人之所言已是聖人之事傳者隨文而釋之但取其義之有當於止至善不必契勘武公之為聖人與否也所釋皆詩之本義亦非斷章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没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

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或問

渭按其賢其親其樂其利是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賢之親之樂之利之是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

蔡虛齋云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

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說賢親句最確金仁山云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業沐其遺澤也說樂利句最確彦昇按或問以後賢之聞而知之為賢其賢賢盧齋則以後王之率由舊章言之兩說須兼蓋率由典憲章及識大識小之倫皆賢其賢也或問以子孫保之為親其親所親止及其身須兼孔疏親其族親之說言之蓋詩言本支百世本既世為天子支亦世為諸侯保而勿替皆是親其親也或問以後民之含哺鼓腹為樂其樂此與耕田鑿井之利其利無大分別不若仁山以樂其遺化言之為確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

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賈誼曰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以是言之必教化行而風俗美然後為樂前王有是遺化而民至今樂之也

朱子以古本淇澳烈文二節移在止於信之下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右五節為一章前三節釋經第二節知止能得之義後兩節釋經第五節知止之由與得止之序本釋綱領止至善而條目之格物致知亦在其中元無闕文不須補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或問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

傳者釋經之意也或問

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善於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熏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之衰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又何嘗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故耳大學集編

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

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虛齋蔡氏曰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説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

雨蒼曰無訟便是親遜成風刑錯不用世界非民新之極不能或云未足以盡新民談何容易

渭按伏羲作易便有一訟卦序卦傳云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蓋有血氣者必

有爭心故乾餱以愆豕酒生禍自古不能絶此患訟豈易無哉舜初即位臯陶方施象刑迨其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能不犯于有司文王治岐召伯猶聽訟於甘棠之下即虞芮質成亦一方之事耳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成康繼之然後能刑錯不用無訟蓋若斯之難也中庸引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而釋之曰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此便是大畏民志氣象新民而至於無

訟新之極矣篤恭而天下平亦不過如此尚謂無訟為新民中之一事耶總由晚宋時董葉諸人以此章為釋格致故吳氏季子有舉一以例其餘之說試問其餘為何事豈更有如無訟之大者哉自此遞相祖述貽誤至今雨蒼獨能正之愚特為敷暢其義云

蒙引云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於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

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又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說約云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余素主是說兒子方騰心竊疑之嘗舉以相質以為使無訟

與聽訟對三字當囫圇看不應拆作兩層以無訟為末使字為本仍依章句或問解為妥今思之其言亦頗有理蓋大畏民志理當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之前故章句或問皆倒說以此二句總解使無訟也今蒙引以上句為無訟下句為使無訟則似既無訟矣而復有以使之未免以辭害意不若章句或問之渾融為無弊也然諸家以無訟為本聽訟為末二語實誤蓋無訟乃新民之效明德意

在使字内曰使無訟為本可也今除却使字而曰無訟為本則末也而反為本矣背理孰甚焉聽訟一流正首章或問所謂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亦不可以聽訟直當大學之新民而云聽訟為末也

此章當與論語道齊章參看聽訟是政刑之治使無訟是德禮之治政刑之治徒恃其末而不深探其本故其效民免而無恥德禮之治修其本而末

自舉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故其效至於有恥且格民免而無恥則非心未革不能無犯于有司而聽訟之事不容已有恥且格則仁讓之風徧於閭里而自無訟之可聽矣此為治所以貴知本也聽訟句雖輕亦與使無訟對照傳只言使無訟者之知本而聽訟者之不知本自見於言外古人文字如龍行空中其頭尾鱗爪或隱或見不可以晚近之格製論也

蒙引云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謂觀於此言便見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曰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愚竊謂傳者釋詩之例仁敬孝慈信貼文王說學修恂慄威儀貼武公說賢親樂利貼文武說則大畏民志自當貼孔子說大畏民志既屬孔子則此謂知本

亦當指孔子孔子豈止近道似不必如此拘泥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而孔子以為知道夫以周公之聖豈止知道者哉知道可以語周公則孔子之為知本又何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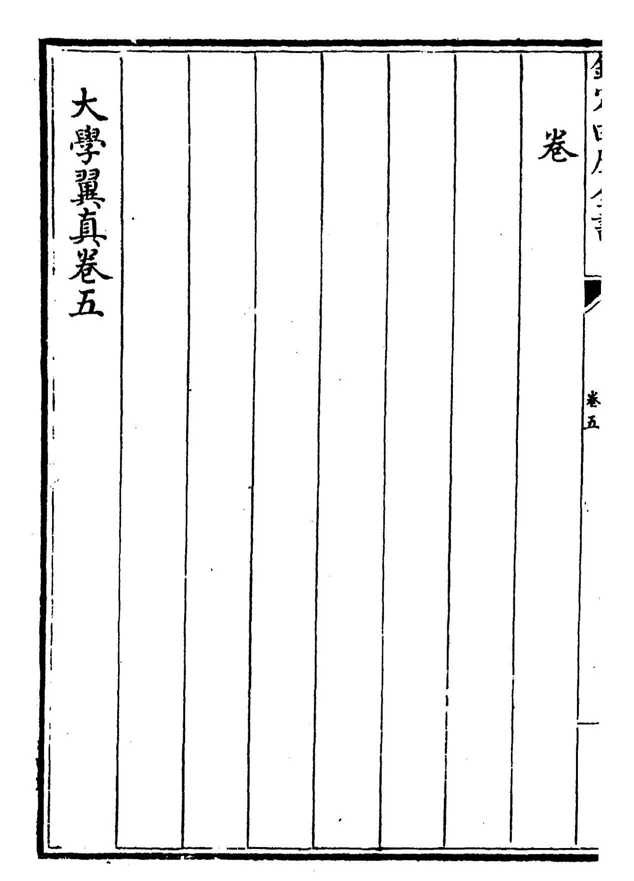
頃復思之無情者二句亦可推開一步説不必粘定孔子傳者之意若曰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凡欲新民者必先自明其明德而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是則孔子之所謂

使無訟而知為治之本者矣如此說則知本不必指孔子而無聖人止於近道之爊然章句或問皆有聖人字則固以無情者二句為孔子之事矣彦昇按史記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則孔子固嘗聽訟矣其稱孔子與聞國政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别於塗塗不拾遺是即能使無訟之明驗也此字緊承大畏民志說来勢不得不屬孔子章句為騎牆之解未善也欲如後說則無情者二句便不當屬孔子二說不可參用擇一而從焉可也

右六句為一章釋經第三節本末之義而第六第七節亦在其中其不及終始者何也以知止能得與止至善一滚説在上章故此不復釋終始也蒙引云傳只釋本末而不釋終始意者釋止至善章知止能得之先後已在其中乎是虛齋已見及此

此謂知本本當作止此謂知之至也

渭按此二句當移在前章止於信之下詳見第三



卷

大學翼真卷五

大學翼真卷六

德清胡渭撰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

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曹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麤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内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

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説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

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或問下同

慊之為字有作嗛口簟反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意而别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别也

渭按相如封禪書云陛下嗛讓弗發藝文志云合于易之嗛嗛尹翁歸傳云温良嗛退嗛皆當作謙而譌為嗛大學自嗛又譌為謙則謙嗛二字之互相殽亂也从𡴀漢書文帝詔曰人民未有愿志愿與愜同音苦劫反史記作嗛志可見嗛與愿愜實一字為快足之義自謙本作嗛從孟子樂毅傳通作慊亦可也

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

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語類下同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

道夫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云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

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

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如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實矣烏喙藥名食之能殺人

渭按經云知至而后意誠則必真知善之當為與

惡之當去而后可以加誠意之功半知半不知底人如何便教他誠意蓋真知地位難到如必待豁然貫通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后可以誠意則夫人倫日用之事有不容一日已者將遂可以不行乎抑行之而意不必誠乎故半知半不知底人聖人亦便教他誠意但能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則其人亦大段是好也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

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

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

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内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為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

渭按朱子言自欺之情狀有此四等最說得詳盡四者一等輕如一等外然而中實不然是假仁仗義究其下達之所至即厭然揜著之小人此病最

重有所為而為之如往救孺子而有内交要譽之心此病亦重始勤而終怠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此病差輕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則私欲打疊不盡此病又輕毋自欺者只表裏始終如一足以盡之彦昇按四者雖皆是自欺玩後條專取容字之意勘到細密處則所重在最輕之病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亦只是自欺如此者

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

孟子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為内交要譽而然若中有内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

干涉矣

渭按自欺者原不為欺人而設一不能實用其力便墮自欺坑塹矣然有一分自欺即是苟且徇外之心亦不可謂非欺人但與處心積慮以欺人為事者當有不同耳

況倜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

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經文說話極細盖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稍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

非是陰有心於為惡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都說差了蓋為牽連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

李敬子問自欺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柰他何了不能

不自欺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柰他何所以容在這裏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便是自欺又曰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葢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又曰佛家有所謂流注想它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

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某之言却只說得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蓋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為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今若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閒居為不善處都說得貼了次日又曰某舊說

忒説闊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様人如舊説者欲

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

因説誠意章曰若如舊説謂偷則自行之説是使初學者無

所用其力也中庸所謂明辨誠意章而今始辨得分

明

渭按此以上三條前二條沈僴録戊午以後所聞

後一條林夔孫録丁巳以後所聞也皆朱子暮年

語文公年譜云慶元庚申公七十一歳四月辛酉

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簀先儒據祝氏本謂絶筆所改唯聖經注三字改一於善曰必自慊而誠意章無可考今觀沈僴李敬子所舉以為問者自欺有三說皆與今本章句不同則易簀以前自欺之注已經三改矣何為其無考哉舊注及改本皆以陽善陰惡為自欺說得太麤此即外然而中實不然第一等自欺之病敬子所舉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勝前二說然終不如敬子容字之確

至今本章句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數語渾圓的當真毫髮無遺恨矣此必是最後更定其為絶筆與否則未可知耳

說自欺云陰在於惡而陽為善未免太麤以不知不覺陷於自欺為蔔子之偷心又說得太高及與李敬子辨論始有定見知毋自欺為大學教人徹上徹下事故語人曰誠意章而今始辨得分明葢今本章句云云即其時所更定也然惟聖罔念作

狂即到聖賢地位亦須防自欺顔子尚有不善曾子日省其身故偷心自行之説亦不可廢

或問自慊自欺之辨曰譬如作蒸餅一以極白好麪自裏包出内外更無少異一以不好麪做心却以白麪作皮務要欺人然外之白麪雖好而易窮内之不好者終不可揜則乃所謂自欺也

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

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彥昇按毋自欺毋字與論語四勿皆禁止之辭四勿是上達之關此毋字是下學第二關其著力則一般

雨蒼曰自慊是說工夫不是說效驗潤身纔是效驗

渭按欺與慊相反自慊即毋自欺以毋自欺為誠意自慊為意誠者非是玩章句使其二字則毋自欺也四句當作一氣讀也字是拖下語氣非截住

語氣孟子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矣字亦拖下語氣與此也字正相似
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
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剪除了猶恐林谷草莽
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
傳猶有謹獨之説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
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

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盖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

新安陳氏曰已所獨知之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

魯齋王氏柏曰此意方萌於暗室屋漏之下人不可

得而知固所謂獨也此意潛伏於大庭廣衆之中而人不可得而見亦所謂獨也人之常情往往視此處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致謹者君子視之則若上帝之臨其前鬼神之在其側而不敢須臾忽也凡有志於為善者非以昭昭之過為憂而以冥冥之行為憂不以人之見稱為喜而以已之無愧為喜君子小人於此乎分天理人欲於此乎辨此朱子所以謂之善惡關也

虛齋蔡氏曰愼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

雙峰饒氏曰愼獨不是專指念慮初萌時彦昇按雙峰之意蓋謂念慮之萌時時有之不專是初萌一念時要省察也章句言愼動特下審幾二字是下手做工夫處正在念慮之萌如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初念之萌少間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私心又是轉念之萌此等處並須時時省察不是專察初念之萌便了也

雨蒼曰舊說愼獨是謹於欺慊之源人因誤看愼獨專是誠意下手工夫按章句云其實與不實蓋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並不指定獨是意之初動處何得認慎獨專是誠意下手處試思我發此意以為善去惡既不是一瞬一息其間容有始意實而終意不實者有始意不實而終意仍實者又有始終皆實而中有一意不實者或僞或真轉關最捷無形無影方寸自明凡此皆獨知也則皆當慎也可曰我意之初起時既慎而續後必無不誠乎誠意之始固當慎獨自始而中自中而

終有一意轉動便當加一番審慎不得謂慎獨專是下手處也且此處慎獨與中庸有辨中庸獨字指善惡獨知處大學獨字指去惡為善之實不實獨知處中庸獨字只在獨之始動時說大學獨字直貫乎意之始終中庸慎獨工夫短大學慎獨工夫長朱子或問明言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自欺則慎獨便是毋自欺不在一念初動處著功也

渭按章句實與不實實謂慊不實謂欺也欺曰自

欺慊曰自慊兩自字便伏下一獨字故君子必慎其獨朱子謂别舉起一句以著戒愚竊意此句是古語禮記中庸並有此句自欺自慊皆傳者釋誠意語所以用故字承上作結言古人之必慎其獨正為此禁欺求慊以誠其意故也慎獨較毋自欺更説得密禁欺是就一時説慎獨乃無時不然故或問云須臾之頃念念相乘無有間斷也慎獨與毋自欺雖無兩様工夫却有兩層意義彦昇按禁欺即在慎獨時然禁只禁其不

實慎則每發一念皆要慎誠意直與其事為始終無論時之久暫如武王命康叔要囚服念五六日則五六日之内刻刻當誠至于旬時則旬時之内亦刻刻當誠又如高柴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則三年之内無時不誠蘇武在匈奴中十九年卧起持漢節單于欲降之卒不可得則十九年之内無時不誠盖其生質之美於忠孝之道獨見得分明故能如此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使為善者偶有須臾之不誠則此意便屬虚妄而所

為之事一如無有矣安得謂愼獨專在一念初動處邪

中庸所言大抵皆成德之事故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

雖不覩聞亦必戒懼則此心嚴密之至矣愼獨又於全

體存養内提出緊要關頭來説但於初動處更加一番

省察使人欲不得行過此以往仍入存養界中故曰中

庸愼獨工夫短也大學之教為下學而設初未有存養

工夫故為善去惡者必時時省察以防自欺之萌故曰

大學愼獨工夫長也雨蒼此段真剖析毫芒發前人所

未發幾者動之微乃實與不實之所由分此幾時時有之非但意之初起當審也

大學知字有淺深知止知至與致知之知同其義深知本與知所先後之知同其義淺此章章句知為善以去惡此知從格致得来其義深已所獨知是當下自然之覺其義淺兩知字原不可混而為一自明隆慶後姚江之學盛行凡經傳字之偶同者輒攪作一團不容分别於是以此兩知字通為一義以慎獨為致知以誠意為

格物而經文先後之序亦顯背而不顧矣謬種流傳至今不絕謹悉依章句正之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

語類下同

問自欺與厭然揜著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

答孫敬甫書曰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非謂到此方是

差了路頭處也文集

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又曰上一節毋自欺説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説得粗乃自小人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

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别君子小

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藍田吕氏大臨曰胷中之正不正必見於眸子瞭眊之間辭之多寡枝游亦見乎吉躁叛誣之實至於容貌舉止無所不見故人之視己如見肺肝

新定邵氏曰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意蓋謂衆人為

不足恤而君子可以矯飾欺也不知念慮僅萌於方寸之微識者已得之眉睫之間故目動言肆肝膈洞見足高氣揚心膂畢露在已雖自謂城府之深而在人已不啻肺肝之視如是則人心至靈不可欺也已之為偽祗足以自欺而已竟何益哉

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已君子而多不免為常人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

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徵情呈露於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

虚齋蔡氏曰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

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揜然其意亦主惡言

次崖林氏曰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視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皆視之之術

渭按閒居獨處也對見君子而言禮記有仲尼燕居篇又有孔子閒居篇鄭注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是閒居更褻於燕居也雖非必

一人獨處然其所與居者亦不過妻子僕隷輩不用顧忌故恣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愧心乍萌遂有厭然揜著之情狀全是欺人與外為善而中有不善之雜者又大不侔矣傳者舉此以示戒只欲明惡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故獨不可以不慎耳不必與上文之自欺一一勘合也

舊注以自欺為陽善陰惡陰謂心陽謂迹也此節章句云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陰字指閒居陽字

指見君子則皆以迹言矣盖其身已顯為不善不必更問其心即見君子而厭然亦無改過自新之意徒欲揜惡而詐善彼以閒居之所為君子所不及見耳而不知聲音笑貌之間此中之惡呈露無餘甚於瞰其室而知之者矣是欲以揜著欺人而人卒不可欺也陸稼書云酒人醉容飢人菜色皆是自現出来此解甚妙

或問此小人大故無狀豈亦嘗從事於學乎渭曰

此未可定看来亦不是鑄私錢假官會底人觀章句云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又云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恐始初亦是欲誠其意者如邢恕之遊於程門亦嘗一日三檢點到後来披猖之極遂為名教罪人蓋下達之勢若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不入於深淵不止故君子重以為戒惟聖罔念作狂將小人身分擡高一層說更有味也彦昇按誠意為善惡關玩章句之意此小人是過不得此關而為小人者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語類

次崖林氏曰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閒居為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節是為誠意而設十目所視節是平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

少墟馮氏從吾曰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

十手解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於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底話說與此節十目十手不相干也

渭按此引曾子之言重在其嚴乎句言可畏之甚所以丁寧告戒勉學者之慎獨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只是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意但人字只指所見之君子此兩十字比人字又說得廣了

二所字主獨字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豈真有長桑君之術視見垣一方人哉亦不過於貎言視聽之間觀察而得之耳吕郤范林説最確其泛言幽獨之中衆視衆指作含糊語者非是彦昇按此條解視指既切實兩所字亦有著落盖視與指衆人之目手也所視所指已之肺肝也人於眉睫之間而洞見隱微之際是幽獨之中為衆視衆指之所也

或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與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有分别否渭曰莫見莫顯先儒所以解之者

有二說程子以琴中殺心喻隱微以聞琴者知殺聲喻顯見此就人知處說所謂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呂氏以一念萌動為隱微人心之靈善不善皆知為顯見游楊二氏意略同此皆就吾心獨知處說所謂毫髪之間無所潛遁有甚於他人之知者也朱子釋中庸兼取其說愚竊謂程子之說以解十目十手則是以解莫見莫顯則非何也中庸所言乃成德之事縱令到底無一人知君子亦自慎

無問人之知與不知也大學所言是下學之事故以衆視衆指警之使之益加惕厲耳三氏之說以解大學之慎獨亦是以解十目十手二句却非何也成德與下學總是此獨總是此慎而謂吾心之靈具有十目十手勝於他人之指視則不成文理胡雲峰云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此說似是而非蓋聖賢言語字字有實際

未有若此之虛荒誕幻者也此節只就形外者言目手屬他人更無可疑

語類又一條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此必朱子未定之論雲峰因此而誤近世良知家解此二句謂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是十目十手不在他人而在吾心所視所指非他人之視我指我而吾心之

自視自指矣此即佛氏觀心之說隱者一心也還而照之者又一心也如目視目如手指手有是理乎傳引曾子語只明已所獨知者終必為人所知而當慎之意在言外意本淺而求諸深事本粗而求諸精其弊必至於此已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慎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閒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

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愼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語類

渭按饒雙峰云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又云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修身之要胡雲峰云誠

意者自修之首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二說時講皆宗之然實非章句本旨蓋自修之首謂欲正心修身必自誠意始耳其實正修更自有工夫非謂意一誠而心遂無不正身遂無不修也下二章雖第言不正不修之病然四有是病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便是治病之方五辟是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便是治病之方病不同方亦不同安得

謂已具於誠意章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心之正也齋明盛服非禮不動者身之修也心廣體胖何足以盡之此四字乃意誠之驗非心正身修之驗也

彥昇按章句意言由自慊故心無愧怍而寬廣此善之實於中也由心廣故體常舒泰此善之形於外也

右四節為一章釋誠意自此以至終篇皆釋經之第四節而八條目之中獨無格物致知者非本有其傳而今亡之也以二者與止至善并釋

於前故無庸再釋也詳見第五卷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要緊最是誠意時節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

雨蒼曰心不正處儘多縁誠意之後真無惡而實有善故只在人所不能無處有差失然不加省察則心不正而身不修矣此誠意之後又須正心也要跟誠意說彦昇按心之不得其正正對偏說不對邪說心之偏處止此四有耳

渭按身心二字聲相近故傳寫之譌以心有為身有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是也而好異之徒謂經字不可改仍作身有說范陽張氏云心之正體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為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所忿懥而不及心也是心者出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外者也惟忘此四者消盡血氣而心之本體見矣錢唐吳氏云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身之有也身有之者血氣所使也是私欲也故其所忿懥則是好勇鬬很忘身及親者也與一怒安民者異矣其所恐懼則是怯懦無勇見義不為者也與恐懼所不睹臨事而懼者異矣其所好樂

則是好色好利樂驕樂佚遊者也與好禮樂善者異矣其所憂患則是憂貧患得失者也與憂民憂國患不知患不能者異矣此其所以不得其正也以上二條見衛氏湜禮記集説謂四者皆血氣使然而心不可有是即佛老之學以枯木死灰為心之本體者非聖賢之指且使心之不正果由於身之喜怒則是正心在修其身矣先後倒置悖孰甚焉益信大學有譌字不可以不改

憂懼與喜怒有别喜怒不可無而憂懼則聖賢可以無之論語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易大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是也若喜怒則未聞有可以無之者或曰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孔子懼作春秋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詩序曰宣王遇災而懼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由是觀之聖賢何嘗無憂懼曰

不憂不懼特謂人世之禍災關於一己者耳若夫畏天命而憫人窮聖賢亦惡可已哉或又曰中庸恐懼乎其所不聞如何曰此只是自家此心常存敬畏與堯舜之兢兢業業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正相似非因外物之震驚而生恐懼也此恐懼與它書所言者不同

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忿懥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

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語類下同

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則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順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

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

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胷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問忿好自已事可勉强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来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来亦合

當憂懼但只管累其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
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
虛齋蔡氏曰心當靜時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
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待之便是動
矣便是有心矣又曰忿懥等心既是有所則非天理
之正而為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
大抵心之應物未來不可預期既來不可偏主既往
不可留滯有一於此皆為心不正也又曰將迎之於

先亦是應之之失矣而留滯於既往者又即所以將迎於後事之先三者有則俱有也

雨蒼曰有所忿懥所字與下章所親愛所字只一般盖有忿懥則必有所忿懥之事猶有親愛則必有所親愛之人也此四所字屬事下章五所字屬人所字總無甚病舊將此四所字解作留滯之義謂病在所字殊屬不安澍謂病在有字不在所字有之之病在未來而期待一邊盖四者原不可無

但心本虛靈物来順應方得其正稍萌期待之念非復虛靈之本然矣此際不自省察由是見之施行必将有當事而失中既往而留滯等病此有之為害也細玩章句有所忿懥只指心之萌動處不得其正便指心之施行處萌動與施行原有兩候緊要在中間加之察一有之時急自省察則施行之際仍可得正不謂一有此心便已見之施行便已不得正也今人說有所便不得正謂本文原無

察字耳嗟乎朱子提一察字蓋本程子定性篇所云惟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句體驗有得而以此發傳者意中之言示後學正心之法詎可忽歟彥昇按語類謂心之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最說得圓活其曰四者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者即所謂聖人之心瑩然虛明隨物順應非專重期待一邊蓋期待者意中之事天下事儘有出於意外者如東坡所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卒然臨之無故加之豈預知其來而為之期待乎哉章句言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以人所不能無故一有之未即為心之不正如忿懥可怒在物

而我無與焉是有而不有也以有之而不能察故其有於心也即為心之不正如因人有罪而此心常常不平是有者真有也四有皆謂心繫於物非謂心之萌動處即是有也

渭按羅整菴欽順困知記云此章所謂不得其正者似只指心體而言章句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似於心體上欠却數語蓋心不在焉以下方是說應用之失視聽飲食一切當面蹉過則喜怒憂懼之發鮮能中節也可知此說自好然朱子之意謂心之不正必動而後見四者

既有則心已動矣便當從動處正之誠能於此察見四有之病而去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則繼此更無所留滯而後可以施存養之功胡雲峰云事之方来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来又是存養時節即此意故下節章句又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敬該體用乃正心之全功元未嘗抹撥静一邊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虚齋蔡氏曰夫心有所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懥而不為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又曰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懥等而内境虚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雙峰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

渭按四書彚解云心不在只是馳於外而不存主

於内不限定馳於忿懥四者兩蒼以為說得圓足愚竊謂心之發而為情者不踰乎喜怒憂懼其馳於外亦大率馳向此類不必云更有他處走作也然此節只明身心之相關如此是承上起下語故身之不修只將視聽食虛虛指點絶不蒙上四有說章句心有不存是解上一句無以檢其身是解下三句亦只依傳為解不復迴顧上四者說得渾融人遂以為心之不存不限定馳於此四者耳

上節言心之不正以有所故此節言身之不修以心不在故時解云有所便不在亦是然觀朱子或問云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則身莫不有所聽命知遠承四有不如緊頂不得其正来云不正則不在尤為直截了當也方蛟峰以上節為有心之病此節為無心之病顧麟士主此説夫其所謂有心者先事而期待也所謂無心者逐物而外馳也外馳之心即期待之心不可分為兩橛心不在焉須緊

項不得其正說其病根總在四有也蒙引之義確不可易

喜怒憂懼之發各有其節雙峰所謂義理之精者是也借粗以明精章句之所未及者雙峰特為之補出大有功於朱子　彥昇按此一節只言心與身相關處視聽食以形用者也身也見聞知味以神用者也心也傳只言心身相關故章句但依傳為解而不言義理之精其實身與事接必有義理存焉補出始圖足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

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
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
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
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
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
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
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
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

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来有所不察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

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或問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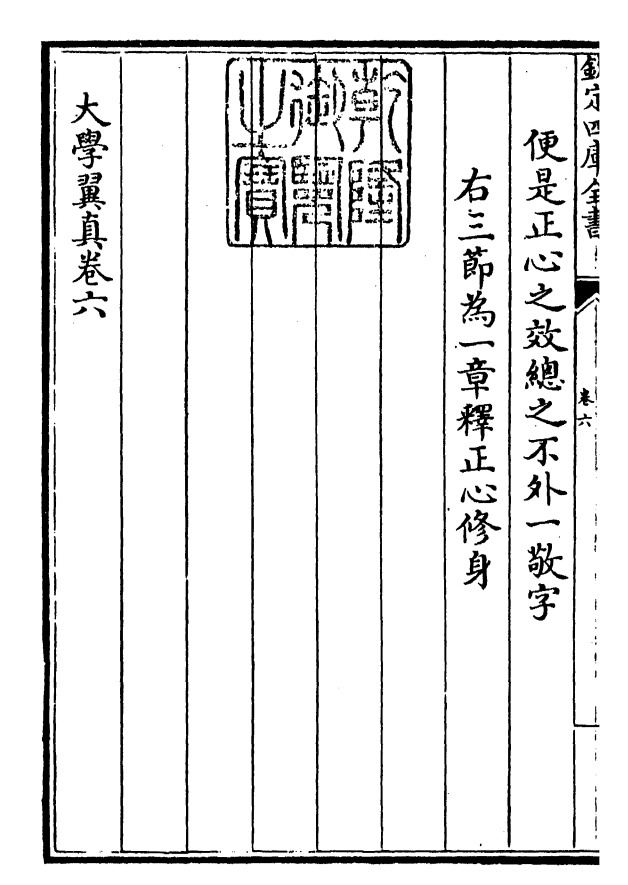
渭按此節無注非無注也上節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即此節注也以經文在所當分而注語難於

畫斷故併說在一處下章故諺節注亦然讀者不可不知

此章只言心之不得其正而心之得其正者却未之及觀或問鑑空衡平一段則心之得其正者亦自可見朱子荅張欽夫論中庸書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静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紏紛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静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此

便是正心之效總之不外一敬字

右三節為一章釋正心修身



大學翼真卷六